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

國

書

本



敬鄉錄卷八

元 吳師道 撰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川先生童幼時
受知周參政葵爲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爲非旣薦於
鄉著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後入太學議不合棄去淳熙五
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堂時相使人諭意示
恩公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
年親至金陵觀形勢復上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
狂怪謗忌者羅織之再係詔獄事自由免解奏名擢紹熙
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謚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

提綱等書其人既顯集亦盛行姑錄數篇著其大者其學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二名朱質皆婺人人謂一不如二三不如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全勢焉勢之所在必力起而爭之不敢失非好大喜功必臣服天下以逞其欲也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勢不可以中立故也古之帝王卽不幸遇變故而遇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

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庸臣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劉淵石勒之徒迭起於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

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
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
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
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大宋而蠢爾醜虜安
坐而據之以二百年來之故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
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
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
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
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慄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
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宗社之亾墟而

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
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
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
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
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相戕殺
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
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一朝以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
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
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
下以有爲決不阻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
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

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而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楚齊晉皆衰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荆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荆蠻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根植旣久不

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可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

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志乎晉楚之伐於邨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誦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人不討

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
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
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
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
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
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
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
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
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

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維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其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

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然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

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
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
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
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
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
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賸削之
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
破去舊制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
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
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
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

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率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法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王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

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事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徵稅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

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幸
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
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
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爲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
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
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
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
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
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
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
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

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
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
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
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
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
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
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
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
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漢
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
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

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
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餘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
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
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
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
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
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
有偏方之氣立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可東通吳會西連巴
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
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
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

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天下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又啟陛下北向復仇之心今者去

丙午丁未之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氣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以自爲得富國強兵之術

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
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
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
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
此有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
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
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
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

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上追先王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麤安宗祠賴以不絕然而周之臣之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立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益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

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於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

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
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
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
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
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
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
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
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
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
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見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
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

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
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
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
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
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旣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
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
天下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向而效忠款陛
下喜其頤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
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
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
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

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
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
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
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
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
旨然八日待命而不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
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
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
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
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

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
舉兵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
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
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
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
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
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
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爲天人之心亦甚矣陛
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
之所當早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

裁幸

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法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六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人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

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旣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猶可恃以長久苟推

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
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
開復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
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
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
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
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
惰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
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
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
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

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再守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事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的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惶恐而退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趨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沒泯而止其

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
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
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
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
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
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又獨
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
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
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
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
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

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
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
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
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
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
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
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
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敬鄉錄卷九

元 吳師道 撰

陳 亮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
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
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
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於所求
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
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
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

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廟社稷者非臣今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旣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

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昔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

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國家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見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方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

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適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三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

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所在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其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徵求之無厭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

不能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至今不過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龍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而不廢耳臣嘗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

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者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其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有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從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

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跣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異言以輒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才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哀

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
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知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
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
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
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
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非
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
非常之變虜略於奉慰而陛下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
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
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
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

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以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知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識論之當

正而不知事變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于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能附會也干冒天

威罪當萬死

高士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眞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子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

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于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且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予歷觀諸史見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而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汝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時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乎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仇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安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問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未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

而非有深計於後世者翟義王凌母正儉諸葛誕之徒非清
議之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
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趨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
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乃旅次之然且不免不
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貫
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
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冤有甚於武
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此聖人勸懲
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淳德

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諭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服其心故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之此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者雖有聖

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
澤有以使之而勿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
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由商而降惟東
漢之治敦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
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
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眾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
褫則其功效豈小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
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
起者附之庶乎其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尙德化三代之上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

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爲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經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惟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氓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首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湮鬱弗耀余甚

概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
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通
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辨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
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
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
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
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辨不貴
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眾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

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辨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辨聞然嗜利無恥不聞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虜使誠爲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田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辨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辨士傳又爲叙古今之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攷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
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年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
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
足嗟乎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
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
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
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
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
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
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

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難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之狂而實狂者又但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並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時而千里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於好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

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
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止次張牽其臂迫與之飲次張
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無苦乃翁
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
笑歌談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
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
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十發而帖
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
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

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
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
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
之兆因吁嘻長歎不能自禁後遂不復見豈喪亂或死于兵
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息紹興初韓
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
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信已而虜師咸退世忠力請留戰虜
酋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豈能落入計中次張言雖
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
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

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所
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徑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
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蘊蓄甚富在府
中屢以策干趙丞相不用後所獻多亦間當丞相意丞相喜
欲官之後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
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
正士胡爲喜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談王道說詩
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
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旣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
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

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
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
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
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
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
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
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
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
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
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孫傅劉韜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
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塢劉棻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

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庶劉光世劉
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
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男
若孫韓葛進石塢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
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
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
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輯舊聞
而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
予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
史氏之缺遺云耳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詣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卽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旣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爲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入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於平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從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予言如此雖古之烈

女何以進焉予既傳其事以示子友應仲實仲實因謂予言宣和
辛丑官分軍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之縉雲及境富民
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于旁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長
女不爲動掠髮伸頸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汗焉後有諗之
曰若猶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
人者每日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
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德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河
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鞏豐字仲玉號栗齋上世白鄆州須城縣渡江卽所寓土

斷爲婺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次

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又授浙東遊本路改幹

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久之提轄左藏庫奉祠
卒公嘗從朱子問學聲實著甚諸公間而陸沈尤詞以終
時論嗟惜槩水心誌墓三致意焉尤工於詩多至三千餘
首今東平集二十七卷又有耳目志若干卷

炊熟日有愴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不澆墳土上望江
心折刺桐開

小書

小書題詞王至壽春半餘寒去更來正遠不勝想士

然燕日有餘餘

首八東平製二十卷又首耳目志若干卷

御備選出漢水小持良三廷意以工以精多至三千餘

卒公營御款中間學釋贊善湯公問而對以宋臨之

通讀其間則必率以林賦說史淵人之畏神志顯風率

敬鄉錄卷十

元 吳師道 撰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調官主吉之永新簿
遷徽州錄事參軍未赴纂恢復二十策欲以進於朝與諸
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龍川陳先生謂邑士之稱雄者四
人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是也龍川未顯時茂恭
奇其才以其兄恢茂宏之女妻之故其集中屢致此意嘗
評其人山峙玉立地負海涵目空四海獨能舉意一世豪
傑其奇壯精致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云

孝子顏氏碑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顏孝子之墓曰

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卽束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其塚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迹樵木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瑩地繚以崇墉石壯其址甃覆其上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檟數十百株表顏孝子墓四大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禾川諗予曰子枌榆也爲我碑其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殖則顏氏墟墓永有託且以善百里俗予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於古自嬴政狃祖昭以子遷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爲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腐胾

載輶輶遺臭億齡劉季固英主忍出分羹語后失母道不哀
其子逮太宗時號爲黎民純厚訊賈生言則德色借鉏諄語
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獨不移於習俗親
葬自負其土感烏銜泥來助味吻爲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
後或曰烏孝或曰義烏皆必本於孝子故邑眎他縣曾無一
姦民諱亂萑蒲繫孝子立其閑也且自古至富貴人止壠雖
錮南山徹九原亡不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歸
然獨存佳令君又從而旌護之則聞其風者孰不知勸哉侯
忠孝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盡心色養患不
能博一笑也旣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
爲也予旣爲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由漢迄今千餘春錮銅斲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
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埋幾何分烏兮無知
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爲之長者教益
敦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詘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
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已旣傳重
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之使告往往牀第燕私之語
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
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
崇之而告者犬彘不食其餘矣則詘信之長短何如哉予友

黃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嚙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阨苟未至於死迨今其名日甚矣子則未敢以爲然夫所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韋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屢欲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不白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

西園記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羸十五里少南有湖隄
孔道曰南湖四山牆立一水蜿蜒貫之清流掩映山秀拔可
喜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氏也余居之西
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頗夷而多土宜果蔬
葩繞以藩垣紫荊截水爲限曰西園入門巨竹聳其巔修楊
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西湖峻
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峯疊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
動淺則荷芰菰茨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
過之怒濤奔放驚鱗潑刺助爲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
煙開斂時雨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過皆可樂尤於
雪月爲宜其東有亭曰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橫爽以

南嶺橫其前也其去堂階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堂左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堂階碱而登有屋四楹爲燕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櫺檻依山升降而畦之藝以杞菊土有老松幾百株皆合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異也蒼藤碧蘿結樹杪石出林中嵌空奇恠由石罅環行嫵嫵而上僅七十丈至絕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闡以巖花花自地而升猶不及於欄楯江梅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之脫心舒目曠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曰杉亭椽楹皆杉木而不斲徑二十步有栢亭悉栢爲之其郁烈不歇二亭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來於喬木修篁之外亘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亘溪皆蒼筍約

行百餘步有堂屹然聚書數千卷曰讀書堂堂前闢地以引山溜有魚數十尾行池中環池皆取草木之宜陰者樹之幽邃闕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樹萃蔓之所見松聲鳥語之所聞也稍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曰景陸少折而上有亭巋然在叢薄翳徐之間級而登之遐矚旁睇遙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雲黃葛仙之峰俱在望焉餘青並牆逶迤而去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絕八十丈奇海棠翼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崖於其坳曰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豔綺縮繡錯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咫猶循塗墮湖中潔然有聲前一欄盡植芍藥欄下雜花卉每種不過二本識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益平遠堂外地數十畝其平

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植以類而塢列之支徑旁午絡以諸
花其西有坡壠崛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爲臺而屋其上前
有兩峰屹立曰兩峰亭西園中之勝可一目而盡也降亭趨
松徑出湖上絕湖抵南山循湖而隄遙見隔岸臺榭參差出
沒於松竹之末隄上有二亭西曰清華以其含水木之滋也
東曰浸山以其從西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
岸斷略約過之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而北
至其麓有枯梅二雜立積莽中下有兩恠石如臥虎又數步
則石坎昌陽封其限罅水冽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茆
三間雲氣出入牖牕白雲巢蔽其前楹有木之前枝以見水
鳥皆視其背風起木末萬數皆和猿聲鶴唳以助悽惋自是

南則翳塞斗峭絕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非仕者所能有雖有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非隱者也未嘗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有爲則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我厚矣今日讀書堂中間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掉舟散策徜徉於兩峰之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爲吾真有也客至具果蔬於山取魚鼈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亦何必仕哉且今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爲家而視其官家爲傳舍一日去官則遑遑無所之而患失之心重若余之迂豈能必合於世哉故於其出者自爲太平計苟得是以老則將益疏治其園池而賦之姑撫其凡而輒爲之記

永新縣修學記

永新故有學占縣治之左歲月多棟桴蠹撓將壓丸腐墜落成夷鬻闕象貌默昧學徒散逸閱三歲令熟視逡巡揆不可撐又重改營逮濮陽馬侯淙來一日祇謁廟下顧瞻喟然歎曰飾學宮教秀民此下車政也我碌碌爲簿書錢穀倥偬故未遑今終更纔四月使果不及新斯宮而去吾則不無負於邑人邑人達而賢者聞而諭其鄉大姓曰是故吾結髮所遊者且導吾後人焉苟學遂廢不嗣以墜教基不惟令君之責亦吾屬之差於是可動以義者二十人因爭出力剡木陶瓦鑿石輦土旣具乃以乾道丙戌夏六月庀工一撤而新之凡爲屋五十楹重門夾廡而殿次講堂直廬列肄舍兩翼庖湏庫庾各以序爲繪象精嚴服器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秋

八月上下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禮禮成以長少立堂上下簿南湖何恪揖而進曰諸君知今日學之易於昔歟其亦知所自幸也歟自周之衰塾庠序學之隳人自爲學雖兩漢盛際亦不過建學於首善之地至郡邑之有學則係長吏之良唐常定三等生員數而教養之法卒不立借不幸出僻絕貧陋之鄉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非若今日甲令薄海內外俱立學宮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遠縣畢置教官諭長■增弟子員室廬旣稟圖史資用一物以上悉給之官就學者如歸令佐守貳咸主學事又以部刺史提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爲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載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知昔人者何耶殆又病在

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其行也亦不苟
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故今之學者類如學
之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在學諸君知學之幸而無
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之外以事其難則一二父兄
之不愛費以樂從佳令君之敦明昭代興學之至意與今抗
顏之言及諸君所自處者爲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
記不獲辭其記後日戊寅也

唱其仰山廟記

江西之俗禳鬼病卻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禱是信不愛費死
且勿悟故一草木之妖一狐梟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祈
不驗始覺其非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斥不祝所過頽祠僵

像無一埃地無之至若廟教巋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事在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祀爲無忤也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晉永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卽其所祠之遠近因以地號其神歷唐五季廟食不絕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封錫今爵爲八字王廟殿額字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輒應故民戴神賜承永無窮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韓退之行行焉守道自信諱怪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尙矣濮陽馬侯淙來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之十里有角山之陰巒阜拱揖環繞若爲翼衛形勢靈傑且爲神之所降依因

鑿爲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妥靈寢殿言言門廡翼翼像貌
祠器咸中法程經始於隆興某月甲子落成於某月甲子於
是父老合辭以請於邑簿南湖何恪願託文以記余旣爲記
其始卒且依楚辭作迎神以遺之俾歌以祀神而併刻諸石
記在乾道丙戌夏六月望其辭曰
神之廬兮獺潭之湄神之靈兮無不之禾中委兮山中峙專
樓神兮山之趾壽宮突兀兮靈旗旖旎要神兮下隨神去
來兮風馬龜堵田兮莫石閣之下視泯虔兮戾止奚瞻彼兮
釋此驅癘疫兮時雨暘投鉤鍛兮耕桑侑洞簫兮奠清酤亘
千禩兮福茲土

訥齋記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概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饑
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於寧
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爲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其近仁
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捷給如嗇人利口反覆如息夫
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
之不視祕戲訥亦何足多哉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
甚偉若周絳侯口喫於劇談默而好深沈之思若揚子雲者
爲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
也番陽胡侯猶能接前輩能自強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
不能休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
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爲人忌宦遊多不偶其外舅程公

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耿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韋蓋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爲通訥之說以遺之使歸而鑄諸石以記爲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璲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恪茂恭父也

隱齋記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蘊藉有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寮侯者猶四閱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厚我甚余亦樂爲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懶與事接翛然一室閉門卻掃頗自適也今歸卽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子盍爲我記之余笑曰才諤如侯宜頡頏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予蹶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無詰我必記焉乃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侯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冠裳巖棲穴處山衣藿食猿狖之與居鹿豕之與遊然後爲隱凡能移世族日所馳騫以爲不足留意于一物以自休足以爲

隱名加善人或隱于卜或隱于賈或隱于屠釣俱不害其爲
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于出處進退之際躁者不
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桎梏則泉石膏肓已故酷遺
綿上之草木者未免于懟痛想華亭之唳鶴者蓋傷于見晚
要必垂老起商山定漢家父子紛如園綺報韓仇竟亟託辟
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于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傷且侯以
盛年一出爲吏遽能獲于上官而同列不忌德于細民而巨
室無怨望挾此以遊于世無患不合患諸公要人爭欲出我
門下侯于此嘗知有所擇無一干進則不墜侯之門戶矣于
名齋亦一助也侯頷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矣余因書以授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句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于部郡刺史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卑阨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永新爲吉之支邑在大江之極西介于湖湘嶺嶠之間去今行都幾二千里府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絕氣習固陋甚不特室廬爲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阨老腐抑固其勢也以予之迂且介旣力不足以與世之名智能據津要者逐耽華屋之念不存踰壯四上而卒就下科以進流落于此日與林蠻洞蜒處殆又其勢所宜得也然予去其家千有七百里襍被就于廩單特子立

至所託之廬復蠹撓將壓幾無以禦其寒暑風雨予固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遽廬因卽廳事之西偏汎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圯覆漏去壁而窗使之虛明縱橫纔丈餘書數千百卷圍之長物一不置以爲退食之地休吏卽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則恬然忘其爲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木好高明之觀者哉標之祭竈用漢孫寶事也寶之學不能純病在好激以詭利爲此事偶與吾說合大抵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安而進則躁退則懟留則苟躁懟苟三者類非君子所由也余因鑄諸石以自警云

宜齋記

子何子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櫺楹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囂乎可瑟可奕宜適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檣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所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爲兄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旦爲弟固宜矣而有鮮之兄雖聖賢猶不免于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文元仲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財推財爭死之事雖簡牘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箕相煎之謂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未陸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義方時導日對古人黃

卷中而尚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既友愛矣而僕亦不敢不
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閭巷言同氣者乃其孩提嬉
笑看核分咀不見斯須念或感啼真若骨肉自然莫可間一
旦愛奪長舌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異飪爨私儲所爭
纔錐刀手足爲仇敵至有限闕不踰連甕不過縱斧相痛且
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者陰擠而竊幸嗚呼此固禽
獸之不如者也吾兄弟不移于習俗如前教子致美之懿非
曰等之竊有意焉因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
然良久曰斯名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
去因援筆而誌諸壁時紹興己巳冬至日也

送余端明序

世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于苛
刻儒者以遲鈍不失于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
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治蔑如也
昔班孟堅序東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匈奴致中國之凋弊
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
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
羣儒則似醇矣若弘寬輩時名爲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
去儒而吏者殆猶不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于今
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其書之用且無失
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爲吉水
邑鉅事夥吏賑俗獷雅號不易治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者

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于鉤距之外匪亟
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因以集似有古之爲邑者氣象雖比
更一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勵強壯蜂起而公屹
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故所不悅之而亦自
知之因刻章其薦于朝得倅長沙旣受代士民皆重其去而
爲嗟咨涕洟相與祠於學宮以永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
于其去之日去而人共喜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故不問可知
矣去而人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爲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
宗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此真儒者之
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
篇僉以僕與公加厚且使序其梗概云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歎知己之難遇微難乎知己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己者耳
至寶橫棄道則不必待卞和遇而後收之雖牧豎之愚見必
驚其元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
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每怪世之
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毀於異己夫其所以毀之者豈真
不知而毀之哉惟知其最賢于己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
毀也彼忌我異己而毀我不相爲謀然又有實不悅己而謬
焉恭敬有實厚我近之則顧以汙己此皆所謂不足以知己
者夫旣不足以知己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于世愈落
落而難合也薊山喻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

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
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輩刺天則公道迴翔甚矣然
守乃侍御王公于今號爲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之
所亟稱許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僞得而私予也乃獨與公深
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爲同舍生又爲同年進士故相知初
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同舍同年也蓋侍御
之同舍同年豈惟爲公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
者則必自有以相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
間上下寫于簿與尉然尙爲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
常平泉布之責也以公處之則爲非其地僕與公有婣雅相
好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來而公遽東去然不敢爲兒女感

者誠樂公是行遇足以知已者耳吾君苟不先一州而後天下則侍御不久留鄱陽侍御歸則公亦歸矣僕雖不識侍御然以公之知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爲我一出此序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永新非壯邑簿非熱官卽縣官可知居者之于世何如也治故有其數楹陋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爲誰予旣因其陋而麤加葺焉使麤可居且礮諸壁以題居者名氏題蓋始于予俾繼予者嗣書不絕凡府寺之碑題名第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口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媿惡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令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薄假之祿使習于爲吏爾然

既去更數千百年之遠邑人睹其名氏有猶思之者有罵之而不置者則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媿惡終不可泯也簿又仕之濫觴尤不可忽乾道丙戌臘月旦南湖何恪記

陳炳字德先乾道二年進士嘗守道不仕龍川稱其人學一世不足以當其意其文清深勁麗要不可少云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勳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獻疑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胷中凜凜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廝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子家無百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爲

人之詳則子實親得之父兄公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在選調爲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犯禁同官相愕然爲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杖其背訴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乃大開門以計譎之宵遁後守留鑰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州縣脫謫籍二年遂爲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子黑白瞭然髯疏而勁磔磔蝟立常語子弟曰人雖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類此惟每出兵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爲文章

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
伯仲不獨其心相似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子兵
部嘗出公畫像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余心
有感也爲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萬里長
城欲奮空拳以植危傾猛將斂手氣指目使誰知此公亦裳
布士

巢湖神母廟記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南匯
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爲三百六十有奇
濤波晝夜無時蓋其地鏡平無窪凹以阨威故微風亦搏擊

縱與平地數丈煙氛相蒙漫不見畔岸柁篙無所施巧楫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無定所真若默有主宰稍黻黻不虔往往濟登纔咫尺復帆其舟浩漚直入無人故往來一委其可否于神而神母實尸之神魏黃初間隱于巫湖故巢邑其陷也或血于石龜之口神既豫告于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于湖之濱予聞之土人或水激清阡陌階麓歷歷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卽今之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風芬馥相唇齒有獨山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翌裂舟多碎于其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于中廟巨石鑿空鬪水而堤殿庭煥儼礎柱

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雲霄其西口廟新落成而東口則近阨
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磴危趾高負抱林幽予得檄督
綱維堧烏合賈舟敝腐不堅■綱蔽虧姦偷不時病于何幾
八月旣望分泊東岸江淮譏鬼禍福叟紛繙日翼雲大風不
休懼不克濟私禱于神主程有期訖定無虞願碑其事以答
神貺旣得吉雞鳴解舟帆檣蔽天霽光澄明煙端雲倪莫辨
東西清颿披拂烏散後先忽合復離闐無人聲移卯達申隱
見橫青犯險徑前若驥著鞭傾刻達岸吏卒歡呼相銜舳艫
解纜入河曾不掩旬萬斛登敖大振軍聲畢事告還復道祠
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敢謝稽首退問祝者
送迎神未嘗有詩實爲闕文旣與碑文詩以遺之神今廟額

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汨濤兮帆招燎薰在堂兮潔涓牲牢望神
儼然兮歛衽願速濟我兮不崇朝舟之去兮風微波渺瀰兮
迅于飛帆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之我有願兮惟神
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葦蕭騷兮清日薄神兮今焉在吞吐月
星兮獨處廓神甚仁兮寧以爲禍愚有弗虔兮幸賁過天地
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駭我

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峩峩見接天以蔥青紛羣峰兮怪奇眩百變兮幽
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夜有光兮
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兮不雨農失望

兮麴驚禾稼鬱兮滿野垂槁死兮無城訴哀恫兮神祠牲豆
陳兮芬馨巫誇詡兮後先龍跼處兮皇寧合歸雲兮九霄麾
雷公兮雷霆前豐隆兮戒路叱雨師兮建瓴予竭來兮江東
元礪竅兮儲併井邑荒兮窮谷門兩版兮常局汎襍穢兮良
勤幾視日兮占星粟星斗兮莫飽將填壑兮鰥焚官吾卑兮
何求職水旱兮憂矜願時以雲兮又以雨黃之田兮世世可
耕

泛秋浦辭

九華北兮瀨東石畏碗兮屈盤誰此遊兮萬頃初禹鑿兮何
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湧矣淪漣民連蔓兮渚居蠹百雉兮
造天外涵青青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羌予行兮酷暑修途

邈兮回遘埃迷目兮眇昏僕馬瘦兮躓顛若有人兮扁舟破
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驚我兮登仙與汝釣兮空明
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汝遊兮
嵌巖駭鷗鳧兮爭翮與汝望兮茫冥冥若有無兮飛煙水一
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偃佺紫
貝闕兮珠宮笑紛車兮塵寰沆瀣飲兮芝滄盍輕舉兮蛻蟬
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願託履兮人
間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
之南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嘗任鄱陽丞紹興
府倅擢國子監主簿工部郎中出知處州號香山爲監簿

上忠義傳起戰國王蠲終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
取一百九十八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
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
之愈久而意若新弟良弼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眾體
而一字不苟讀之亶亶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
一士人賦當選而用苻秦字誤從竹黜之其人伺出院遮
道中詰公公形貌短小爲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
子賦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此事聞諸前輩云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祐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裏幾聲泥滑滑河邊
十里草青青人家桃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漸近昭陵

佳氣集五雲松柏喜重經

次韻范伯廉機宜見寄

夫君自是穎囊錐何事翻爲滄海遺造化小兒聊戲劇山林
大藥豈無資得閒因病還應樂信手揮毫卻有詩休歎銀盃
成羽化會須拔劍撥年衰

詔檄舟行出五雲門

畫舫珠簾出曉關便飛風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身在
煙霏霧靄間驚浪拂晴輪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偶因王事
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春水

慶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鷓鴣

鷓鴣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意搖曳柳絲如許輕旬月煙村
半風雨榆錢好爲買春晴

五舅處士惠訪小園作詩爲謝

五舅名道氣相過如杞苗意行隨綠徑情話竟清宵送酒花
飛急撩人鳥語嬌不堪分手處風雨晚蕭蕭

九日偕成均同官北山登高

輕霞朝日雨微茫沙路駸駸千里強照水有情楓葉赤倚巖
無數菊花黃興酣爭舉凌雲筆醉熱重浮灑海觴明日蝶愁
人亦懶未須歸去苦匆忙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氣之

在太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萬物而不改其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詩有忠于主人之主皆欲其臣然則不忠于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忠于彼豈負于我哉苟負于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干違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其背于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爲郎中者豈非以其義于羽乎徐世勣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于托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者金石刻

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于有唐之時而見褒于有宋之英主
蓋忠則爲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爲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覆賣
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有果盡忠爲國不爲詭
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
于五代博采正史旁及傳記天下國家之所以安
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
然不錄也上下千餘年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
可謂難得也已後之爲人臣者可不慕哉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嗇于年何成之艱何奪之
遄病胡不聞訃奚以傳爲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得天報應

曷愆曷蒼蒼不仁者天茂恭之行粹然璧全茂恭之才煜
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薛稷明乾茂恭之詩
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儷美許燕不然東觀接武固遷胷中萬
頃不施滴涓光燄千丈膚寸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
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
作我文子推子先馨水南湖日往月遷聯轡握手北陌西阡
劇談月底痛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
田我官閩南不我棄捐藥物上頴朋來海壖二月初吉我熟
我眠忽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懷胷懷究宣我因作詩欲
寄未緣宣意彌月子隔重泉欲撫子棺道遠且遭憂心煢煢
涕泣漣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穀既鮮嗟嗟茂

恭尙歆此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集英殿修撰永嘉王公由侍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

公曰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如法是夕大雷電以雨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知公之能約束而龍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祠工甫畢有小龍似蛇見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炳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若與爲禮者眾皆屬目俄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人之諄諄喻之而不帥威而使之而不肯况從于神乎况于龍乎今公之于龍一號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證煜然公之德與

龍之所以靈者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說龍若是故併記之

評詩

子嘗評論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蘭相如顏平原雖死已千載凜凜尙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姿自不可掩揚子雲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偃仰不願人知皓鶴冲天鷗鷺戲海回視前日始知鳥鷲攫肉鵲鳩爭巢蓋不啻糞壤耳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霽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蹤高隱然不至爲俗氣所蔽白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忽其

失也不能不俗杜牧之如荆軻七首子房鐵錐豪健勇決吁
可畏耶其駭人也孟東野如醫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
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亦不能不爲之憫然動心李
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動人耳目然莫能
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呂皓字子陽自號雪溪永康人初以賑粟當補官漳熙中
領鄉薦會父兄爲人誣搆係獄子陽投匭上書願納所得
官贖其罪書辭甚偉朝奏夕報可由是知名子殊字愚牧
第進士爲江陵府教授迎子陽侍養官舍劉光祖時作帥
以遺逸薦子陽于朝所著遁思遺稿六卷事監韻語三卷
老子支離解葉正則爲序遁思其菴名光祖爲記殊尤善

春秋學亦嘗教授永嘉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間固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尙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况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

以幸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闈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耶臣婺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于是臣父縱臣之兄與臣宦學于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旱暵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捐爵勸輸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旣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蓋三年矣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懟也殺人天下之至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旣械係而極囹圄之苦

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
兄之罪搜抉獄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
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
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幾
於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
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子實
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氣亦少
損矣昔漢女縱縈上書乞爲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文帝
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司一致
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
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

愧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卽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末伎自鬻于場屋之間無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文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惟有先乎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恨哉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

別荊州諸友

荊州三度別此別尤酸冷蒹葭逐岸靡煙雨隔林迴去棹行
且留離觴醉還醒緬懷荊州士鵠立霜毛整競爽信何人班
班紛脫穎况是清俊流魁然挈裘領相逢名教樂殊忘舊機
境草木臭味同何庸強畦畛虎豹識避就寧忍覆陷弃人情
不相遠頗諒心耿耿眼裏絕荆榛風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遠
赧容發面頰分袂復自茲深淵惜斷綆斷綆無續期分袂有
時并但願各自珍時當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
令百鍊金青熒無留礦大哉乾坤內無道相與永

題青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青溪爲琳法師道場琳峨眉人一日思鄉水龍女爲
致四足鮒爲證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于僧曹暇聊欲訪禪默再拜神
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宮巖作論期破惑只令澄潭中異
影眩莫執宗源人幽窈峨眉如可及吾聞大地下出沒水中
昔胡爲二鮒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雷那能繫不食山深
風竅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安隱藏故穴近來託恠多
勿遣容易測

峨眉亭

采石山頭月正弦捉月臺邊酒滿船擾擾利名蟻慕羶如公
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裏詩三千卷起高江作長箋悲哉人世

君列金卷一
隔天淵一日乘風反自然死生在我不在天欲死得死豈其
冤歌罷長風大放顛蒼茫何處可拍肩

呂殊

上林樞密書

大中

某聞舉事者爲必順人心蘇公軾嘗言古今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之所樂則國以父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所不可則反爲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于人心而况今日送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向者誅竄奸魁收召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眾心之所歸則未爲而人已信之矣夫未爲而人信之則易爲力

欲爲而人議之則難爲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竊爲閣下
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爲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
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
內兒童婦女舉以爲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
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知爲非也豈惟閣下知其
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爲是也夫彼未必
自以爲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顧望若將力排眾議而爲之
者其無乃以力排眾議之罪小而重違敵情之禍大耶夫重
違敵情則和議未決和議未決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
之人所謂徘徊顧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
國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而從之以求厭其無窮之

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閣下亦必聞之矣今區區欲爲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爲持三公之首以送敵庭自開闢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爲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爲敵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爲國有人乎敵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亟授之以

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是所謂借樞于敵而授人以柄也其爲失計不言可知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人言藉藉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爲今之計誠能一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爲念勉從所請而內外臣庶以爲未安所有已差通謝副使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爲有人未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况敵情叵測和議難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聞斯議疏遠之人未知廟堂實意徒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竊爲閣下惜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辨捷給訕上不遜以沽直者閣下視某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

間不過謂閣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某
 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閣下閣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議
 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而擯公死
 者非一今日之事未論為國計正使為身計亦已疏矣人事
 變遷詎可保耶惟閣下熟籌之無以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
 稷幸甚

而樂之出飲今之博婦甜一懸亦吉裝改則言訓來以至編
 言蘇蘇其口一輪大將似非人必冬不暇小將對散晉國
 人以淋也其為夫情不言四映眾察職既專燈職與今齊人
 知其各長祖贈錄歐英而資益歷出長祖請辭謝千鐘而

敬鄉錄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時氏居婺之清江名汝功者字德懋呂忠公銘其妻邵氏墓序三子鎰鑄鎮孫瀾濟梁潛洽困泉弟汝翼字德輔呂成公銘序三子鎬錡鏘孫澐源淇演溱瀟瀟朱子爲書丹又爲作慈教菴記而銘其妻邵氏皆以鎬錡故一時見重于朱呂者如此成公與鑄同隆興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遊按鎬子涇亦公門人而銘未見者或此時未生歟鑄字壽卿國子監書庫官鎬甌寧縣尉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涇字仲淵由太學中嘉泰壬戌進士充浙東幹辦公事皆東萊門人有可考者涇字子澐一字伯江鎬之子成

公門人有學行著尚書周官餘未成編而卒忠公誌墓執
友私諡曰夷介先生

宿莢道驛

筓輿倦長途夜投村邸宿市井倚巒岡人煙半樵牧茅簷俯
清流翠巘出前屋山月照人寒有意憐幽獨

瀾字子瀾一字叔觀鑑之子師成公名最著淳熙辛丑進
士初爲温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
教授知寧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台州成公輯書
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補完之見所自
爲序有南堂文集若干卷季子少章

從先生明哲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
雨乾溪路綠初肥
無人會得風雩意
可是千年瑟竟希

少章字天彝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癸丑進士第天才絕
出博極羣書初授麗水縣主簿用薦改授婺州添差教授
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學教授兼白鹿洞書院山
長逾年擢史館檢閱以凌躐劾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
卒不大顯而終天彝自負甚高登第時年近六十爲忌嫉
者沮格旣而子女昏喪落落不偶感激自傷平生所著易
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贅說易卦贊
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
鄭士懿曰孤雋峭拔自成一家真一世瑰偉人良不虛也

鳴雞行

三里寥落秋夜長老雞望星初引吭一聲二聲天沆漭客夢
初回猶惚恍三聲四聲天漸明道上行人馬蹄響嗟爾行人
人有心心長面短誰能尋薛君脫走窘思慮劉牧起舞豪精
神勿言呶喔纔滿座中有歎悲千萬個君知種種在此雞只
合雞聲塞天破吳中老翁百不忙殺雞釀酒酌年光黃紬軟
暖蒲薦穩日出三竿猶在牀

田園歸述懷 東狩行 遠別離 夜行水際 北窗晚

飲 閒行 書懷 山花 田園樂 歲暮 赤松道中

春山登城 上黃晚歸

書事七首

諸將紛然各自雄
面前全隔馬牛風
尙衣已辦通天帶
何日臨門送晉公

共說曾公有府城
殿前數日淨邊塵
白麻宣受人爭看
寶馬高秋報主身

特地今年荷主恩
儲胥百萬給諸屯
張彝自向河南死
懷朔驚翻賀六渾

莫爲蒲騷高舉趾
邊情轉眼又千迴
吳房小敗寧非計
防後飛軍雪裏來

高帝神靈未可誣
至今陵柏尙扶疏
小臣眼有一石淚
準擬北來都破除

北引黃河入宿河
下栽鹿角起層波
城中待哺一萬戶
咫尺

南船那得過

瑪瑙遺基尙未斜
兩京風物使人嗟
先皇月出曾遊歷
空見春風發落花

題園門

林花落處憶初妍
半折妖紅似隔年
今日綠陰還漲眼
卻思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
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墮大節
獨以寒餓切身之故
黽勉從俗懷薰蕕同臭之懼
思欲遠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
或謂非宜乃作遂性賦推

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嗣思千風尙交日
無駭天帶日月

嗟予生之藐艱兮年未老而旣衰
粲縞髮之垂領兮兀輒跨其拄頤
隨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徽猷
懼年歲之已迫兮白日汨乎西流
惟世道之狷薄兮般總總其相加
抑美球之極摯兮崇頑珉之積瑕
鳳凰低摧于汗溼兮燕雀橫鶩于
蒼冥冉冉披披而胥下兮奄四極
而東傾露織材以爲觀兮蓄汚志
而須便苟芒芴其可冀兮彈溷濁
其猶羨予高冠之岌岌兮荷夙訓
于明師禪天質而弗虔兮恐自棄
于有司操方矩而入員兮勢扞格
而難親鞭跋驚而不進兮邈鬼倏
而神騰飾厲人以自售兮諒愈修
而更醜進與退其皆谷兮忽茫洋
而失守予遊太行之崔嵬兮挾艤
臙而無庸方闔門而脂牽兮遭洪
流之奔汹維堪輿之縕網兮獨畀
余以孤虛北杓

翕智兮南箕簸愚臥擗標而屢起兮行鵠鷗而懷傷漂一身
其何泊兮念世德之純剛望金華之紆緇兮蒼雲湧而上征
翼萬山而繞雷兮傾干漲而沃楹仙人遺予以丹節兮敕朱
鳥使奔走飛廉挾輶而翱翔兮豐隆執鞅以先後軼蒼顛而
超忽荒兮覲洪造之宏矩挹沆瀣以徐沐兮攬青飈而遐翥
旦弭節于陽谷兮夕予暨于流沙擷若木之芳藹兮攀碧柰
之繁華賜天鼎之精啜兮給仙駕之副車蒼虬騁而前訶兮
白鹿之角嶷然而勝余乘祥風而逆帝兮帝矯首而不歡曰
道可蹈兮而不可剗据厥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擲成
虧于北景兮獨眷容乎自然汝何文肆而質難兮內傍徨而
靡怡忽橫潰而四出兮終不奠其所歸瞰故鄉之草木兮紛

披離而捷獵籬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乎西陌彼狐兔猶首
正兮余何獨忍而違茲長太息以掩涕兮馬踏足而不踟魯
叟之元德兮惟狂簡之爲求楚纍放而莫徵兮睇章臺而增
憂申屠刳木以自閔兮卒皜皜而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
驅羸蹇于下澤茲聖賢之奇致兮朗遺躅其猶白矧余懷之
隘陋兮寧不反顧而內索奉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盎和
棲衡門而保靜兮填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弓兮觀卉木
之天真攬菱芡之披秀兮翫蓓蕾之懷新冬網鮮于微波兮
夏摘脆于鸞碕釀巖下之甘液兮淅玉山之精靡迎夜氣之
方來兮屏百慮以鎮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卻謀畫而不持瑞
慶以爲宅兮廣漠以爲庭視眾疇之淫淫兮予胡孟晉以超

羣悲人生之無幾兮耆織芥而捐軀涸方剛之英氣兮昌蕪
穢之陋區惟自信而無惑兮常陟降乎明神諒天性之固然
兮何殃慶之足陳

徵玄修賦

徵玄修之終始兮實惟主茲下人握否泰之冥機兮運盈虛
之逸輪抗紫霄而忽蹶兮潛黃壤而遽申或千秋而同狀兮
或一息而異形褐夫睨酒兮眸子濫而不知其旨通俠敝茲
崇閱兮奇羞遠乎奴史紛紛其萬變兮職吾修其謀之叨
厥程子于往聖兮曰禍福人其自求之子冠切雲之顯章兮
踐敬義以方且道愈亢而滋窮兮莽不測其所極時純樸之
介姿兮眾謂余其悻驕柔顏色以接言兮彈膏澤而不韶負

欄宇之暖日兮受絺綌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
固一窮而獨存昔仲尼之元良兮曾削迹而莫容虎踞尊而
雄盼兮佩青廟之元弓回醜終而彌天兮擬聖車以爲擲跣
富斃而綦壽兮絲猥附而龐合蕭縲綯而強死兮蔥珩錫夫
腐餘元機餓而枉絕兮委芻豢于猿狙奔利而逢吉兮蹈道
而蒙尤恐前志之不然兮端拜而徵茲元修謂穹邈其莫覲
兮枉日月之盛明將廣裕而難臧兮又奚用夫雷霆恢幽艷
之黷庭兮積忠魂與義魄張疇極之備福兮叢魄瑣之猥籍
予旣不能滑稽以改節兮修又顛而莫測登皇闈而陳詞兮
曰予其流辟于裔民皇告予以吉占兮願少安其勿憂孰有
種而無獲兮孰旣獻而靡酬羌未運之方紹兮視恍恍若有

亡逮考要其考詳兮亦何以遁夫玄枵援勁昭以射日兮赤
烏瞳而莫逃揮悍鞭以笞社兮眾叢聚而呼號虛近而理遠
兮豈不足以騁厥志尙爾驅之僥倖兮在裔子猶顛沛桓彝
則以待世兮世雜襲而萬殊要厥終之有類兮夫何怪于須
臾戴厥聲而折困兮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幸兮在哲
士其擇之若骨麻而滋馨兮惡肉澤而踰穢賢世短而聲長
兮愚年引而名厲彼聲利之兩濟兮乃元氣之所會孰徧得
而獲幸兮猶抱恨而慷慨舍一旦之榮悴兮通往轍而並觀
余色康而心怡兮視臭惡猶肥甘亂曰養性保真復吾性兮
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爲吾居由義徑兮援古爲則今爲證
兮要不爽厥生孰殃慶兮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義也予讀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卓字叔纘徐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圯民風驕敝一日睦賊驅數百千人揭竿掉刃而東南十州望風橫潰守宰逋播莫有少攖其鋒異時孽胡長驅頓顙折腰抱馬足丐須與毋死豈足怪哉叔纘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城破而擒頸血而罵不絕口宅卿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虜酋自媿王蠋欲以

一介之微感動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殞軀喪元
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勅虜斬渠酋次第奏功旣而婁宿孛
董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死傷略盡猶慷慨
坐堂皇見婁宿肆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
予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訪遺像則風流墜絕
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爲屋三楹榜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
猷乘邊障叔纘以恩得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
也又非迫于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
豈遂不容于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
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所疑卻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
世降愈薄士大夫以委靡爲素習避就爲深計三子之事可

使之一日少于天下耶顧余安能姑以寓區區之意庶其有
發而已既序次之又爲歌一章俾學者歌之以酬神其詩曰
天降戎疾殄我民鴟鷂奮怒豺虎獍掩遏赤鴉蔽陽精夜羅
鬼火塞要津當塗大吏腰纏金撓朧稽顙淚滿膺盟咻輒語
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披弧援甲憑孤
城城頽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爍胡羣或從辟雍曳長紳欲
柱八極遮帝輶有偉三子辭轟轟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
天天爲昏斷屍峙立不仆傾神扶鬼挾赫可驚坐朝不與燕
不賓寸武不踏黃金屏性忠內發孰使令英氣挺挺曠古今
竭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狀衝杳冥築堂泮宇奠深明悲風
苦雨淒棘林魂兮來歸肅泠泠寥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

企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修名

衢州修羣賢祠記

代思成兄

士能以德挺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忘夫豈易能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於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溪水清瀉士生於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爲此邦之人者前後相望同出于一州旣聚而多蓋自嘉祐治平之間清獻趙公以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鈞深以悟學者皆爲西安人建炎俶擾丞相趙公侍讀范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須江徐先生問道龜山上饒汪尙書受學橫泗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被於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天以信厚乎實有

紀於世尙書之子詹事聚書萬卷復演而大之三衢遂爲道
德之藪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守范
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寶謨兩
汪公父子祠於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田徐先生二
人而已靖文劉公蓋未之祠也嘉熙二年正月靖文之孫請
于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祕書郎寶文史公聞而歎曰浮屠
氏儒者所攘顧使羣賢安靈其間其歆我哉按周禮大司樂
掌學政凡有道有德者死列於瞽宗瞽宗殷學也然則德董
其鄉卽學而祭之何浮屠也於是捐錢二十萬有奇廣學之
祠延爲三楹奉景高王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
于稽古閣自清獻公以下共若干人旣成公與其僚俛而奠

焉像貌一新裸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覩眾星之集不謂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論於眾曰道教之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使徽音淑德延續於後庶有發乎且士隸於學覽編策所載哲行高德猶必慕愛反覆思與之齊況其於親出其鄉明太守又祠而昭之摩厲之資亦近矣出而講父老之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古之善教者靡不務此敘其論撰以傳其心表其宅里封其隧墓以著其跡夫人心之靈非可襲取而俗好之溺又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囿之以遠以感其與善之心庶幾其自趨之而已蓋刑制威脅其事雖捷不若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爲汲汲也世

降逾佚貶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廩盈帑實則眾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於此者乎是何衢士之遭也史公勤人名彌鞏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於學者甚眾作為之碑此故不著云

玉成齋銘

為從弟機作

子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謂余為銘余謂機處約不禦窮不惟天之懟而因以為得知其屬已者將以成已也其亦異乎流俗之見矣銘以勛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蠟薪脂璧疾疹所藏邪幅黝珩或以蓄殃嘗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始之則持竿荷鋤濺泥沒裳其為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歷耿日月之流光庸詎知竿鋤

荀維金卷一
之爲辱乃聽以裕其後而翊其旁然則稽首受塊僕行乞漿
舉夫造物而磨礪斲樛百鍊成鋼蓋功名之道於是而出實
產德之奧鄉令弟秀齡受學知方掇衿而見原思之肘曾不
懟夫彼蒼謂庶幾造物之相成倣一室而自防方將積空乏
之所增欽肅殺之所凝以待夫潦水之歸壑屹然取其津梁
其果能然乎則予不敢以淺量之矣

陳師復哀辭

開禧初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
睦宗院朝夕從先君遊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
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非皆取於人每先君有所爲
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

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劔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逋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旣興學修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臧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括囊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

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背書為
樂然望我良厚時語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
偉特為海內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東副陳君之望今其死
也遠在千里外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君塚上之木亦已
中柱感念疇昔涕不能禦因為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
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掎奸若敵聞善輟拜摧兩股粵
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違拒曰子愿純醜我剛毅得處所譬之
酸醎相和成味乃登俎我特髭髻如鹿方茸雀方乳君獨奇
賞捧置兩膝玩且舞別去再紀先子墳木大中柱我亦顛沈
卑踪陋跡翳林莽獨君烜烜勁氣上拂摩九虎為當宿春訪

君嶠南就談塵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陽先友蓋矣感傷
熏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織邪束縛慷
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挂相望千里欲就君空
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日清
照天下以爲興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眞公臨邛魏公
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
不幸往往頽落而執事獨巍然孤立爲海內之鎮其勢旣已
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
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望望焉而不敢就

也夫急症危狀見諸形色者大略可觀矣而倉岐和扁又或掉臂而舍去有志之士戚戚以憂視山度林思欲遐翥冥引懼其不可得也恐栗憂忤之間則又聞執事峩冠振佩惠然肯來又爲之欣欣以喜以爲倉岐和扁肯踐乎吾門我症雖甚急狀雖甚危尙有可藥者乎蓋今一世之去就覩執事以爲准不識執事何以處之天下非一夫所能獨運也必將合天下之力心之所樂趨則氣至而力生故欲舍天下之力必先得天下之心此雖老生陳腐之常談然而未可忽也議者謹曰吾憂兵之不練財之不裕而已若是者何足以爲當務之急嗚呼獨不思兵財之所係者乎天下之心作則天下之力生兵固可強也財固可豐也此亦管子所謂寄政下令如

流水之原者也夫爲國之道莫大於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而操之度其輕而縱之操縱之權不失而大小之務畢舉今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於億萬年之業也而今也輕之顧重於失目前之利莫重於億萬人之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顧重於失僥倖之欲何其不思之甚也此三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重之等內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用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年之間所操無非輕者所縱無非重者是以天下豪傑皆望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

遠今上自朝廷下及郡國以至於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不謀曉折腐木以支朽壤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焚焚而不可救也故愚謂今日之所急在於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聽之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于先子先子之師則東萊先生因東萊得事張朱二先生陸先生從東萊於鹿澤亦復獲承事於左右而又與先生潔齋先生爲同年進士一時言論風旨深蔚昭朗少章嘗得竊其一二不敢自菲欲從事於其間沈思靜索脅不沾席者三十餘年於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深致意於春秋爲書數十卷雖不敢

自以爲是抑不可謂不盡其心也嘗欲求正于當世之大儒以信其說而今所謂大儒者惟在於執事舍是而弗求將焉求乎頃者所憂症急狀危不暇乎爲此是倉岐和扁肯踐吾門而徒以症狀自委絕其絃而不操則過矣惟執事上有以格君心之非使天下之勢安固寧謐如少章者得優游飽食徐吐其所長而薦之文席執事爲之是其是非其非又下有以答學者之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於執事無一日之雅然師門之舊先人之契亦非率然而無因也故敢順天下之所同歸而自歸于執事不復以自獻爲羞其平生所爲書貧不能以卒致獨致其應事之作凡若干篇試一覽而詳焉

三槐詩集序

博陵邵自元宣子於予爲外諸父從之游將三十年矣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著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兄弟鼎立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偉南陵一命爲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子總髮膝下承命不名他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庋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脈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注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予嘗以語滕侍郎仁伯仁伯日記問疑有種曩余師事南陵一日同

飯五六人或有疑其辨者南陵誦雜不遺一字辭習若流
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真乃子也宣子既嗜書故人投其嗜寄
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校朱句墨一若繪
畫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舍卽幾十人其博習可
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子生平撰著叢稿山委詩易
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余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
景純酈道元不能過也西園晚喜爲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
就輒爲人持去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爲簿錄
傳之斷自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二千六
百篇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十餘篇盡逸不存甚
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命存

焉予觀隋唐以來至今詩人別集之傳不必皆有宣子之能
至或平凡已甚猶巨編大刻家有其書宣子負能而窮吾未
保其必傳也夫少則易挾易挾則傳宣子之作十倍風雅抄
者疲手腕攜者累篋笥未保其必傳又可以多累之乎余不
自揆輒刪其繁密取其精邃者得八百篇手錄爲十卷以行
於世然亦多矣淵明康樂篇僅可八十要與日月爭光不但
汗牛充棟而已宣子所尊事者路帶德章鞏豐葉正則呂喬
年兄弟遊江西熟驪塘危稹諸賢稍零落宣子年亦七十有
三日昏鬢禿枯槁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卽以文藝爲宣子賞
異更唱迭酬尙班班見集中刪敘之責非余其誰旣序次當
以寄衢人鄭伯光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余不敢專宣子之

友尙多必有能次之者

巖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淳熙間廣漢張先生爲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爲其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爲賓主其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溪山之閒雖時移世改薄物細故侵蝕已竣而土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殆宜其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爲尹於茲廼卽郡學之西塾閒屋四楹爲龕以奉之旣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咨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尙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竊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

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講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至于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闢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爲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爲理義之藪析爲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世故推移世賢閱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爲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正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于私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擢故爲窸以溺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袵若帷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考

試之文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爲之蓋亦出於禮義之遺故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奧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尙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地尙亦有之而揭虔妥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於學校之外也嚴士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校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覩其像如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瑩然不疑則理義庶乎其全矣于以求先生之教尊夫子之學使世所攸立不徒在於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于某年之某日成于某年之某日

書王木叔祕監文集後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叔祖鑄壽
卿錡長卿實爲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爲癸未進士先生
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澧子雲涇仲淵及吾先人則
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學者常千餘人自永
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鄜尤與吾宗人厚善子雲築室扁曰
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皆敝牛每休日則永嘉人憬集

缺

葉公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錢公

缺

徐公居厚最后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陳公順剛
則又往來其閒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遊學古
從容竟日欲去尙自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饒于財夙

戒世毳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啖大半溫產也祕書少監王公乾道進士於時相先達始仕爲義烏尉獨識壽卿于先生坐上先人時尙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遂如舊交日與王元后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又嘗爲天富鹽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竿牘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言每聞人作溫語卽喜就之以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不唯吾宗人之衰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灑掃奉几杖從事於其間也竭來南康病起無惊而王君德適來爲理掾閱其世緒

敬鄉錄卷十二

元吳師道撰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爲南劍州學教
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拙堂於濂溪祠側歷仕州縣皆
有治績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
十卷呂忠公誌墓子謙之恭之益之觀之有之渙之節之
王益之字行父濠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五
十卷西山真公讀書之記屢引其端

職源序

頃予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簡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
實行文書事邑小不具官余意自昔爾也一日余坐古刹堂

皇上仰而望之丞署名其間徐而驗之蓋政和月日也訪諸左右丞置於何時始謝不知歸而問邑之老於習事者復謝不知邑人則陋矣然居官者亦復不知豈不重有愧於邑人歟退而考知其故天聖中京邑始置丞熙寧行免役等法壯縣亦置丞崇寧修熙豐之政雖小邑悉置丞茲邑之有丞惟此時爲然建炎省冗職縣非萬戶以上丞亦從此罷矣平素不深考居一官則愧一官正恐異時所愧者不獨丞而已會子憂居屏謝外事繙閱故編因欲略識今日置官本末涉獵廣博懼非謏聞單見所能任諸同志贊予決者什九藉子書者什五願合力以著其成者什三於是往時未見之書靡不畢集而新靜江校官徐君清伯新九江郡幕官君仲文新瑞

昌簿正倪君秀叔相與分任其事中甫弟又從旁掇拾以爲
之助區分彙聚越半歲而成凡前代創置國家沿襲元豐正
名中興併省題其要而寘篇端官之故實職之典掌前賢遺
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以次列焉間有一事而諸書不同
兼而存之官之冗散諸書不具者立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
六十門爲五十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開卷之頃可以
知其概前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已所未能者蓋加勉
焉是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
過錄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三君子用力之勤
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傳不當
以子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秀叔名瑀中

甫弟觀之也

王謙之字吉甫濠熙甲辰進士

王象之字肖父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識著輿地紀勝

輿地紀勝序

世之言地理者尙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輿地有
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爲不多然不過
辨古今析同異考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游談而誇
辨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于筆端取之
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
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
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

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袞袞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萃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

卷之二
三
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效子
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
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
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
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
孟夏東陽土象之序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少從呂成公學得
義命一語終身服膺初仕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
背師訓對旣躋華貴又以不登權門沮年垂六十始脫選
權臣又沮之端化始以藉田令出守盱眙除江東提點刑
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親故不得免入爲國子祭酒遷

貳卿文昌兼祭酒悉凡四歲理宗卽位以工部尙書爲端
明學士同知院事紹定改元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
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自辛
巳還朝累歲丐歸已而得請端平初詔下六七不能強後
卒諡端獻盤室其自號也有奏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杜
範狀其行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範贈太師信國公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弱冠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爲嚴
州比較務受知張宣公不喜作縣故從宦迂迴終于沅倅
公潛心經籍學成行尊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
其言著尙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傳有
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今陳大猷書集傳所引馬氏卽其

人號茂陵先生縣爲立思賢坊以尊慕之

孫光祖字華父初以公致仕恩入官寶慶三年中進士第
屢更外任後比司農卿總領淮西兵馬財賦練兵豐財朝
廷倚之安撫臨安作帥紹興專治浩繁彈壓權貴風績懍
然留守建康前後三至威惠並行百廢修舉邊鄙又安敵
人敬憚除觀文殿學士參知政事終同知樞密院事以卒
宋季能臣也自號裕齋至今父老能談其政及書判可喜
事云

祝馬將軍廟行竹枝詞

呂渭孫字希祖婺州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
爲殿前司統領官辭象先宣撫京湖用爲本司神勇統制

神勇軍者創此號使募忠義人爲之象先悉帳前兵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立紅白二幟於庭下謂眾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人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行者立白旗下立紅旗下者僅四百人渭孫卽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笞殺之眾大驚所過秋毫無犯遂募士得四千人敵兵將入象先使守樊城敵至出擊之小卻都統制趙某召使還襄陽不來當斷浮梁樊城無梁渭孫知不可駐遂還時副都統魏友諒戰於神馬坡爲敵所圍而遁有得其印而還襄陽者渭孫受之白於宣司言友諒存亡未可知且貽書乞假以名位象先

卽檄涓孫權神武軍副都統未發參謀官陳益之至曰呂
希祖方銳意立功豈可不少假借卽更檄以爲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未受命而友諒歸涓孫往見友諒友諒
疑其圖已伏其壻戶內躍出殺之誣涓孫欲殺已申宣司
後有密旨命象先體究象先畏懦不敢問其究竟不白

出朝

野雜記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

八詠樓賦序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爲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沈隱
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題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者去冬友
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之今春自嚴瀨

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語及正則之賦薄暮
罷歸夜半有扣門者余曰必有異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
也衮衮數百語正聲迭奏雅什更和讀之如凭乎樓之闌而
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於京師
訪事於張載積思十年而成文又得皇甫謐劉逵衛瓘之徒
從而序釋之遂貴洛陽之紙陸機負一時重名懷欲輸而筆
竟輟余獨何人敢自比乎大陸耶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
遲於十年之久也貫通胷中灑落紙上而又奚問事于他人
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假謚輩
爲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
之擇乎人知煙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

之八章自高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簸糠者之眯目也故願
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沒隱侯居是時卉春稼秋往往
得意瞻文辭之器識工於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經九法之大
者置而不用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
奕棋而已之眷眷乎台司也則認爲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
呼是何不少概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爲八詠
以自陶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願以是名樓辱矣夫井辱
秣陵泉貪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
將必有洗濯而剔決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於斯乎然
予又有所謂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已匪易等臯夔儕稷契人
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

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
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
衝則如干將莫邪之擊割愈試而愈利是以二君子之所素
講明者余是邦氓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清月白乘乎山
川之不暇而奚暇乎其他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爲
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故愚不敢以入錄中而具載
默成東萊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唐與
正淳熙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
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爲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如
此而與正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敬鄉錄卷十三

元 吳師道 撰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紹熙癸丑進士第六人嘉定初召
試館職屢典藩郡以國子司業召端平末拜右丞相再階
特進拜左丞相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以老力請謝事加
少師建鄉節還第明年薨年八十有六諡文惠人稱之曰
孔山先生因其所居山也在相位無赫赫功其鄉人孫德
之嘗謂其巨人長德平心宰物夷險一節善類以爲宗主
者得之矣

奏請諡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

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夔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會不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

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
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大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
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
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
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死及侂胄益橫以
罪誅滅人固恨曲突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爲亮與祖儉
之學皆有遺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
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
而雪讐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
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絕之義其視東都
名節諸賢亦爲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

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
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
見於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况二臣
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
竊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諡又淳熙敕勳德
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諡若亮與祖儉識足以
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
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諡臣愚欲望聖慈憫
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諡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
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通諸經尤精周禮從呂成公學

紹熙元年廷對極言小人倡道學之名以禍君子非國家
福末言今日之事莫大於復仇天子覽之嘉歎擢第三僉
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光宗以疾久不覲省貽書樞密趙汝
愚言之除國子錄乃與學官共奏凡再上復自以書諫焉
寧宗卽位上封事陳時事數千言慶元初除太學博士韓
侂胄用事求出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權發遣邵武軍趙丞
相旣逐侂胄恨封事有詆斥語誣以罪罷嘉泰初赴闕人
勸必辨廷對語自明不聽蘇師旦白侂胄欲害之亦不爲
動丁父憂開禧二年復除秘書郎度支郎官爲陳相自強
所惡不肯往見侂胄時議用兵極諫其不可不報復以補
外去師旦敗有閱其家寶籍者獨無公及魏了翁名召還

朝嘉定以來歷除郎官史館事有不敢爭者往往出位爭
之除國子祭酒不雨應詔言宜令史彌遠終孝充接伴金
國賀生辰使歸奏弭盜等事秘書監奏養人才御將帥又
采時政爲書言甚剴切兼太子右諭德每正講直諫自以
言事屢忤貴近丐祠且言于東宮東宮力留之因言殿下
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
定宜謹獨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修其身而已出知嘉興
風績彌著改知慶元府未幾致仕歸踰年卒于家嘗作日
錄自序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
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不爲小人
之歸矣自號渾天居士取陳無已詩語婁公大防嘗言王

元石不可干以私真文忠謂其所言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有文集議春秋臆說通鑑釋標釋標者釋成公所標也僅至漢止後諡忠簡子桢

王桢字子文初以父蔭補官嘉定二十二年領漕薦明經登進士第仕潭時真文忠爲帥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真公欲授以詞學曰所爲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真公益器重焉爲作潛齋記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替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平之是後登朝徧歷清顯在外典大郡建節闢言論風績皆可稱記其爲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也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

和議公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並力攻守上疏言八事
繼爲副都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
害將深上然之令密院札下三閩諭旨嘉熙改元輪對采
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公仁明武推其說復草兩
札推廣前所言八事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上意漳祐初
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引眞公告寧宗爲比史嵩
之起復傾國爭之公謂事有不可不言者嘉定初彌遠起
復忠簡上封事乞聽丞相終喪時六月不雨忠簡以漢法
災異策免爲况今秋冬之交雷電並作災有甚焉父旣陳
之于嘉定子獨不可告之于漳祐忠孝之道無乃闕乎上
疏備言之後又以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

限爲禮部尙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也前
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
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船守險備且爲
江西路轉運副使知隆興繼有他除時以米不便就湖口
縣造輪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兼都大提舉浙江兵船
江面幾千里調兵守隘悉力捍禦以守江尤重于守淮瓜
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浙兵如呂
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下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
戰登金山以指麾之是冬北兵擾揚子橋急調湯孝信所
領遊兵救之而退漳祐末除松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
制無爲和州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營留守時察罕部眾

渦口渡淮掠金剛臺踐斬黃命徐明等將出皖城旣捷復
薄之于淝水之南敗之於是巡江引水軍大閱軸轡相銜
幾三十里經歷故都舊邑山水險阨考求故迹驅馬憑高
遠覽慨然又以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飾行宮諸殿
室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家蒙衝萬艘兩年在鎮江
上晏然寶祐二年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
開國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學士領洞霄宮祠歸優
游山水間景定初薨贈七官位特進公旣因真公知朱子
之學凡其門人高弟必加禮敬之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
朱子以真公配爲侍讀請講大學衍義有奏議文集若干
卷工詩詩藁若干卷書法祖率更作大字尤清勁可愛云

右二篇皆括其家傳節略

鄭氏館中書事

元石

今年移硯席又上白雲邊夜氣清於水春愁薄似煙庭前松已老門外柳應絲尤喜安牀處更深無杜鵑

潘氏由括蒼徙金華諱宗回者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卒壽昌縣丞宗說者宗回兄弟也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二人子也一諱好謙字伯益子景連景夔景達一諱好古字伯御一字敏修子景珪景參景憲景愈景泌景良也景珪仕至中散大夫權尙書刑部侍郎兼敕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憲字叔度由大學登進士第與呂成公同年調荆門軍教授不行後充太平州教授

昔錄金名三
晚以子自覺字身甫呂成公爲作字解者試禮部選請致
仕改承事郎卒景愈字叔昌登進士第仕至安慶教授景
良成公壻也景憲景愈皆學於呂公之門而朱子往還問
道甚密景憲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朱子爲記朱子長
子塾留婺從呂公游景憲以女妻之朱子嘗書有宋吉士
潘伯御墓及銘景憲墓云潘自牧者字牧之景憲子慶元
丙辰進士爲福州教授時著記纂淵海若干卷今行於世
嘗爲潭州分司糧料院太平縣常山縣令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東陽人紹定己丑進士著書集傳
采輯羣言附以己意李文清公宗勉爲序由從仕郎兩浙
轉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宋季其說盛行云

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水心葉公誌東陽吳蔡墓稱
吳氏父子興於學父文煥知能知徐力能致唐蔡能厚於
傅樂成其名徐謂畸叔範唐謂仲友與正傅卽同叔也又
云同叔蔡之外弟精通古書特有隱趣吳嚴奉如師遜愛
如法多出資用經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云同叔所
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俊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考索盛
行而百考鮮有讀者矣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初丙辰進士仕至國博官著
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爲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
潘墀金華人嘗爲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
語一門補其未備者爲論語語類

號介軒

奉行

公田

下闕

王萬字處一居義烏之鳳林與城中王氏通譜早游江淮
理宗爲諫官以言史氏事忤旨出省爲太常少卿尋補外
上雖以史氏故出萬然以其亢直無所阿撓居常思之會
侍御史闕宰相進擬數人皆不可上意上曰王萬真其選
也聞其已卒嗟惜久之因降手詔有云王萬立朝蹇諤有
古遺直爲郡廉平有古遺愛且其家貧母老朕甚念之賜
官楮五百千平江府撥田五百以贍其家仍命太常議諡
於是贈秘閣修撰諡忠惠有文集若干卷子梟父緣恩亦
仕至大府寺丞

敬鄉錄卷十四

元 吳師道撰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門人鄉薦第一成公與學者書云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爲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爲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陴浚隍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真文忠公爲作記十四年金人侵邊一日破五關遂自關入踐躪蘄時公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十里外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樛援二郡擁兵境上遷延

不進攻益急公又調兵殺其二將夜出劫其寨而還敵始
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公激勵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之公付州印於虞兵使
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毋辱卽帥兵巷戰
自子至寅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略盡引劍自
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自城守至
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
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
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同時死者通判
秦鉅教授阮希甫軍事判官趙與標知蘄春縣林概主簿
甯時鳳統領孫中江旺監轄嚴剛中並眞公慕義宋知縣

事陳仲垓亦立廟於縣治之西歲以死事之日致祭之宋
寧宗紀書金陷蘄黃事云何大節棄城遁誠之死之當時
士大夫記此者羅大經云蘄黃相繼陷茂欽果決全節立
可遲懦敗事立可大節字也時少章云黃守懦甚逆戰境
上敗死其庶官空其城以逃按劉克莊答傅諫議伯成書
云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
月城破爲敵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安陸通判石
孝澤狀而逃死吏民無以遁言辨之甚詳又有聞二守臣
訃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
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
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

傳聞死尚握州符戰場便可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史
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曾同幕西望
關山涕自濡疑許遠之句爲何發也劉又云茂欽死守孤
城或咎其不知變阬陷生靈者蓋當時煩言如此何公死
事惟劉公所辨明白可以正史氏之誣二詩亦佳故附著
於此以見其實大節太平州人慶元丙辰進士也

徐僑字崇甫漳熙十四年進士早從學於東萊門人葉邦
子應後登朱子之門其官序學行並見諡議

賜諡敕命

敕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史部狀准批下太常寺狀准省
禮部交本寺狀抗等待罪奉常稽諸縉紳之論僉謂故朝奉

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祐神觀兼侍讀寶謨閣待制致仕徐
僑資稟清勁氣節委特十遜侍卿九辭次對垂文固辭郊恩
皆得請而後已本寺所合照近降指揮檢舉申陳欲望公朝
特賜敷奏照近來黃幹季燔劉宰例下本寺爲徐僑議謚其
於風化實非小補

謚議

竊謂宋文公朱子發揮聖傳開闡後學辨析於毫分之異究
極於底蘊之微者凡以使人精體實踐由此身而達之閭門
鄉黨推之於天下國家而非徒口耳誦習之之謂也善乎侍
讀徐公僑之言也比年以來晦菴先生之書滿天下家藏人
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

以言者蓋鮮嗚呼若徐公者可謂得其所以言者歟公主上
饒簿時請學於朱先生之門首言不可直以人心爲人欲卽
爲先生首肯謂勉齋黃公曰崇文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
意趣又謂趙戶曹曰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又嘗答書曰
日用工夫已得之勿令間斷且命以毅名齋自是所造益深
所養益固今觀門人相與次公家傳規模正大而梯級甚明
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則公之學可見矣今考公平生踐履
次第燕居獨處如對神明者公之修身也承志婉愉居喪哀
毀者公之事親也男女以正長幼有序者公之居家也小夫
野人事有慊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之乎州縣長吏政有慊
於心必曰毅齋得無知之乎則公之居鄉也又以涖官立朝

觀之自初仕不肯輕受部刺史薦爲郡幕以詳刑使者待以
敵已禮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便民事極言貪吏債帥而願
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此嘉定十二年
也時宰怒喉言者罷公越六年從臣有自爲公請祠者始主
管華州雲臺觀公迄不受祿紹定二年遂告老再謝乃得請
環堵之室怡然樂道蓋已忘情軒冕矣一旦上親政碩儒宿
望弓旌四出遂詔公致仕提點江東刑獄未幾除秘書少監
又未幾除太常少卿且諭旨趣觀公首奏以正心爲本知人
爲急謂舉天下之民皆瘠由天下之官皆墨也凡數千言上
爲竦聽在講帷以經傳所載友愛之言反覆開導上用是復
濟邸王爵請廢王安石從祀而祠周程張朱五先生欲以忠

定趙公侑食茂陵上皆如其請每與上從容講濂洛之學剖
析理欲因致勸懲且著讀易記以進上褒嘉再三常置御几
間斯可謂君臣之盛矣會金使至公以無國書恐失大體宜
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故事忤丞相意遂力乞休致章十上
上諭留甚勤未幾除工部侍郎丐去益力章六上遂命以內
祠侍讀公懇辭不已宣命親諭乃勉就職如論並相各私其
私如乞召崔公與之開督府如保全故相相臣子復起議和
之師創建邸第家廟皆隨事掾正頃之以病申前請辭益苦
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公猶力辭次對思終於
不受而止嗚呼士大夫厚貌深情苟以欺世取名者方其平
居猶可強自矯飾名利在前小可慕悅則起而奪之矣公凜

然一節自守弗渝遜寵辭榮萬乘不能強而留海內識與不
識聞公之風皆心誠服之非精體實踐卓然不負其師之學
疇能然哉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公講明正
學卓爲宗師可不謂文乎操持大節不愛好官可不謂清乎
請以文清爲諡謹議

覆

從來人生之最重者道而道之收拾人心者在知與守士君
子以知道爲難知之矣守尤難是故非明無以知非剛無以
守人必無私也然後明必無欲也然後剛無私則此心不爲
外物所掩而知之的無欲則此心不爲物外物所屈而守之
固是君子之難能也謹具以覆

具見濂
洛風雅

偶書二絕

有源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
來今感應中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只在
陰陽進退間

克齋銘

天地於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沈天理之微人欲之
熾率理若登從欲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敢蹈鐵石
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風靡我其克之賁育莫施其殆庶乎顏
氏如愚千萬人敵勇匪曾養敬以爲帥智以立幟禮陣堂堂
無奇無僞人蟻伏辜天君止位

四訓

每論讀語竊見夫子所以誨人不倦而於深防者有五

因約輯而為四訓奉以自儆焉

不講是憂

理窒則憂

悅此則習

理治則悅

自謂不厭猶恐其失十五始

志遠矩不踰十室忠信好不我如我非生知敏以求之發憤

忘食老知不至終夜不寐以思無益於我何有要在默識易

加數年無大過焉女何不為可與者詩君子就道無求安飽

篤信守善隨道隱見三年不易匪志於穀寡尤寡悔奚俟干

祿六蔽有言務不是力好仁好信終隳愚賊入孝出悌文乃

有餘賊人之子惡置讀書不思則罔不重奚固愛人以道為

已乃古子以四教多識一貫謀道不憂約禮弗畔母怠而寢

莫省所誨母悅而晝自安於退遷怒貳過不萌於微未聞好
者有焉其誰博無成名曷從庶幾進而不止惟顏是希

右訓學

好無以尚安與利異其遠乎哉我欲斯至終食無違造次於
是立人達人欲不徇己能好能惡占其爲矣一日用力未見
不足加我加人誰能無欲巧言令色有之則鮮剛毅木訥近
之則漸小人未有君子不憂勇則可必生其弗求苟志無惡
觀過可衍知先難後獲能行是爲靜而樂山無加其身動而出
門如見大賓已所不欲於人勿施其在邦家夫誰怨之參敬
而忠行此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吾
則豈敢若是與聖子所罕言謂不可偏克己之偏復禮之全

視聽言動罔或有愆由人乎哉天下歸焉三月不違心存者
天其庶矣乎亞聖大賢

右訓仁

巧則鮮仁知難宜詎恥於過行惟訥欺敏有德有言就道必
謹聖人示教曾無爾隱賜不受命億惟善辭野哉由也誨女
知之信始觀今於予何誅舍欲爲辭求非吾徒詩書執禮先
行後從性與天道樂在其中審於答問與點是偃考之德行
騫中雍然默而識之予欲無焉時行物生何言哉天斯道之
傳得之寡矣回也如愚參乎曰唯

右訓言

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人而無信又烏可焉見賓承祭每事必

然車無輓軌寸步莫前犬馬能養孝何以別兵食可去民無
不立親諫不違謹有餘力國以是道君事後食兼是二者言
行無愧豈但州里蠻貊行矣立參於前輿倚於衡隨所見焉
則著則明爲仁大方循道坦履君子一之曰誠而已

右訓敬信

陳韡字子華福州長樂人父孔碩北山先生朱子高弟也
北山嘗任婺戶曹韡生於解舍初郡有玉蟾大王廟在子
城上時見白玉蟾形大小不常咸靈甚屬韡生時見玉蟾
入其室實異氣所感也性英果有威略年未三十出奇破
淮東寇紹定中爲福建招捕使平汀邵劔三州盜屢開闔
督兵終樞密使諡忠肅亦名臣也韡嘗以征殺所得婦人

乳頭糟以食遠饋其親北山食之甘初不知也後更索之無以應詰其故遂以實告北山驚惋得心疾藥物不能療其友人問疾公語之故友曰子事朱先生幾何年矣乃不能自愈此疾耶公問之則曰誦程子四箴足矣於是日誦不輟月餘脫然復韡之殘忍蓋有自來臨終誦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句而逝此事雖近怪屢聞諸前輩蓋有所授云

孫道子後避賈似道名改德之字闕東陽人自號東白

蓋縣之山名登闕進士似道父涉客也博學善文

章以涉故亦頗倨視似道仕止秘書監丞有文集若干卷讀大事記未見

諸暨接待院記

佛入中國千三百載其教日盛梵宮緇廬所在充斥諸暨越之支邑而寺額隸祠曹者六十四他可概已觀音院居縣北七十里興創竟後僧如端介予友胡君普來請記予聞釋氏之祖有爲石室者每度人輒置籌其中積久不勝記若寺不勝記不幾乎室中之籌乎雖然不可不記也初胡氏子幼能持素出家誦法華經如流水人稱之如昔言法華云慶元初謁鄞縣田主簿一德自言生無益於世覬隨願力作利濟事兵厨水通浣溪犬牙三邑杭城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得地數弓當結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以開禧初得度名法通聞郡僧慧雲世盧氏之術乃禮

其嗣道祺師迎之其職補治歷二十年稍具而法華寂臨終
口緣事猶弗置紹定改元慧雲得請徙故院額道祺繼創門
闈鐘樓略稱事矣妙端法華之弟子也醫所入夥滋欲治其
故而大之會田縣丞宋卿首捐金他助者亦至斧斤不絕聲
又二十年始續於成自大殿經藏西方閣像設以及堂奧廡
序庫帑浴溥深穩周備而又殖產爲永遠計噫何其能也周
官羈旅有委積道路有館候此王者之大政也至漢猶設陌
里亭候後世置不論顧異教得竊拾其遺意以私惠其徒而
其人又多行足以動衆材足以辦事堅忍強力必於成而後
已則其教雖欲不盛得乎仁宗朝撫之可棲以醫立菜園院
曾子固謂之用力之勤刻意之專故所爲無不如志深歎世

儒不能建必世百年之功則彼之盛由此之衰其所感發深矣嗟夫棲特十年耳未如慧雲子傳孫孫傳子綿歷五十年之遠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夫小陵嶺間面二高峰而龍井之水橫貫以入於湖信壯觀也寺後大石巖巖蒼然雲逗粲然星羅筋脈奇瘦如覩獾猿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環行卒愕疑欲搏噬其勝絕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主僧智印以其與薌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蓋合二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歎

客佩耒鋤決疏沮洳剔決堪岩澗谷透邃俄若異境蔽虧往
復疑於無窮意甚樂之麇竹引泉激流過頽又數十舉武亭
於巖上取無心出岫之義名以靜雲稍東漫壠坡陀龍鼻注
水歎亂幽竇上蔭老木小徑斗析西向著亭取煙光凝而暮
山紫之句名以凝紫羣岡擁護萬壑干霄而層巒疊嶂無不
合奇轉勢自獻於几席之下矣靈苗異卉莫可名狀禽聲上
下與鐘梵答大非人間世也一日印以書緘圖示予請記其
勝予曰師主於教者也教主於學者也山之登峰造極非師
之講貫乎泉之窮源究本非師之探索乎升高而明敞遠望
而通達非師之屏除障闔乎信如是則可游乎物之表矣師
曰然乃筆授刊之巖上

岷縣平糴倉記

東陽何侯涖剡之數月立倉平糴踰兩年而就其民樂而歌舞之相與走邑西鄰境請某記其事某惟魏之平糴著乎春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義倉不能外也國朝熙豐之大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偷以逃責扁閉廩廡遞相付受不敢訾省脫遇振發往往多腐爲飛埃惠不下究茲平糴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剡居千巖萬壑中田少食難類多取給於舟販溪流滲澁至或不時則負郭之氓盼盼然無所得食茲平糴之所以尤不可後歟侯下車之初民以饑告首捐公帑督市僧負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於是平糴之議起焉擢節浮費得緡錢爲萬者三以時而糴之以時而糴之視

其糴之直無所取盈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乃視縣治之南
爲堂三間扁曰存受兩廡倍之卽以爲敷標以春頒而秋斂
之之號門墉有嚴池屋咸具費若干緡而民不知役亦可謂
難矣已侯又惟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若豪民欺隱官田地充
之以其羨置田或以濟窮乏之不能糴者出納之事盡委之
鄉之寓公善士吏不得一插手於中條疏密而防慮遠剡何
幸歟道子嘗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特患士大夫不以爲家之
心爲國爾侯所節費用多例所入一切屏去說重力難以就
茲緒殆不啻如其家之爲先是學宮摧圯棟桴梁柱岌岌如
坐漏舟中侯悉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會弟子員聘請
上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間至據案抗聲衍析大義士

皆蘇醒起立嗟乎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詎止如今所覩哉侯名夢祥字視履名父之子道子居同里知之詳故備書之以塞剡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

實祐三年記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已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初北山所著少而見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燼火傳鈔者僅存導江張篋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

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
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
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
洛風雅中諸詩具文亦各采數篇不能悉錄而行以狀壙
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
詳敘云

暮春感興 春日閒居 春晚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寬兒輩

上五詩俱載濂洛風雅茲不錄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

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易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攷著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而依卜筮爲訓俾之觀變玩占趨吉避凶以爲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

文俱見北山發揮此不詳錄

魯齋箴

潛夫井銘

北山先生行狀

楊侍郎文仲請贈

二先生劄子

特補迪功郎特添差婺州文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

詒

依前迪功郎特授史館校勘詒

崇政殿說書降詔

特諡文定詒 金履祥祭北山何先生文

魯齋王先生

三君子贊為金吉文書 愛日齋箴為族孫樸作 秋蘭辭 知立齋

踏月歌 老菊次時所性韻 題定武蘭亭副本 漁

舟晚唱 風雲掩靄 野渡 山居上四首題畫 八詠樓

屈平 張子房 武侯像 羊叔子 與何無適宿山

寺 陶淵明 元夕獨坐 題愚齋梅軸 蘭亭記

新火次韻已上俱濂洛風雅所載茲不具 呂太后像贊 武后像贊

周子太極圖說衍義序 六義字原序 正始音序

書附傳序 魯經章句序 魯齋記 魯齋先生壙誌

葉由庚作魯齋先生文集日後題通齋作祭魯齋先生文又率

諸生祭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俱仁山作

葉由庚字成父夔漕諱綦之子以口吃不受俸嘗從毅齋徐文清公游稱其靜愿無他好講學有所得與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往來尤密故北山之卒也魯齋爲之狀其行魯齋之卒成父爲之誌其壙嘗謂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如此生生無窮皆天地本然之數河圖止於四象以爲水火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到五行上實各

有其義不必將先天圖立並參較也又曰古之人知行並
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一向爲言
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
日也識者以爲名言

王侃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之從子幼從劉摶堂炎學
卒業於北山何先生有詩集若干卷

夜對梅花示彥恭姪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生相
藉慰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興不淺

其二

羈旅閱世紛坐念百憂集共子時劇談滿懷冰雪激儀型雖

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道士舒道紀 晚唐人

赤松子廟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其得神仙雙鶴沖之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絳霞封藥竈碧寶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碁未殘

此赤松道士舒道紀晚唐人僧貫休集中屢有與舒道

士詩又悼其下世云仙廟詩難繼注云師題赤松子廟

兄弟神仙一聯人皆服之自今觀之終篇精絕古今題

此者殆無以過也浩然觀在蘭谿郭東一里許唐所建
立元祠壇有丹井舊名靈瑞宋治平中改今名此題蓋
後人易之也語意亦佳三詩外他無傳然豈在多乎哉
皇初平自號赤松子見神仙傳與神農時爲雨師服水
玉能入火不燒張子房欲從之游者各爲一人郡志旣
括神仙傳所載又引太平寰宇記赤松子遊金華山以
火自焚太平廣記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云云
皆附會之說後人往往誤以爲一晉志東陽郡長山縣
注有赤松子廟此詩題極爲明著也

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爲詩著有青囊訣一
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暹其一也

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山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疏鐘開口與
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

重登文兆師水閣

重來久凭闌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常
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裡從茲定掩關

白閣元貞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乘
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路得難

秋居書懷

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苦仍

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

...

...

...

...

...

...

...

...

...

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婺州蘭谿人金治
元年進士釋褐爲高郵丞改寧國府錄事遷池州建德縣
擢國子助教授禮部郎中階奉議大夫著述存於世者有撰
國策校注十卷禮部集二十卷此書收入四庫者止十四卷
張樞撰墓表杜本撰墓銘宋濂撰碑均云二十三卷或所存
止此歟專錄鄉賢自梁迄宋共七十餘人或收詩文或錄事
迹序云專補洪遵東陽志之缺今洪志已佚此書止有傳鈔
本校讎亦復不易今以駢體文鈔校劉孝標文三唐人集校
駱賓王文唐文粹校馮宿文宋文鑑校俞紫芝文中州集校
滕茂實文宋元學案宋詩紀事續宋詩紀事姑蘇志陳龍川
文互相參校大約十得其七厲樊榭未見此書陸剛主所據

誤與今本同安得精鈔本一校之然王益之職源序今本缺
半葉轉藉此錄補足亦足尚矣甲寅三月吳興張鈞衡跋

隱身王文惠文林外書歸文宋文藏文會樂文文中限集

本對對亦對不長今以魁對文途對隱奉對文三對入集

以孔云專縣城戲東國志之魁今其志曰對世書北音對

世為煥專對隱對自樂或宋共十十繪人更對精文更對

對對對墓表林本錯墓藏宋對對軒對云二十三卷無風

對策對共十卷對對對東二十卷九書對入四車書出十四

對圖千世對對對對對中對奉蕭大夫善對對對對對

水手對士對對對高睡丞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